

近三二百年名家詞選

忍寒居士 編



世界書局

忍寒居士 編

近三百年名家詞選

附詞牌平仄譜

世界書局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近三百年名家詞選／忍寒居士編。

-- 三版.-- 臺北市：

世界, 2005〔民94〕

面：公分

ISBN 957-06-0262-7(平裝)

833.7

94000862

近三百年名家詞選

著者／忍寒居士編

發行人／閻初

發行者／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三二一〇一八三

傳真／(〇二)二三二一七九六三

網址／www.worldbook.com.tw

郵撥帳號／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

出版日期／一九七二年十月初版

二〇〇五年二月三版

定價／三五〇元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714-
1389

導 讀

陳滿銘

本詞選所選名家與其詞作，自明末陳子龍起至民初呂碧城止，凡六十七家、五百一十八首。其中選三十首以上的有兩家，依序是陳維崧三十四首、朱孝臧三十三首；選二十首以上的有四家，依序是朱彝尊二十六首、納蘭性德二十五首、鄭文焯二十一首、陳曾壽二十首。本詞選就以上六家為核心，輻射開來，將其他六十一家牢籠在內，每家選一首至十七首不等，以呈現近三百年來的名作，讓讀者能藉此掌握這個時期詞風承繼與創新之梗概。而這些名作，大致而言，可從下列幾個角度切入作品，以助了解，從而提高閱讀效果。

一、在體製上

詞的體製，就字數多寡而言，主要分小令與長調，前者約七、八十字以內，如〈柳梢青〉、〈定風波〉等；後者約七、八十字以上，如〈滿江紅〉、〈水龍吟〉等（依鄭騫說）。

就分段情形而言，可分單調、雙調、三疊與四疊，單調者如〈如夢令〉、雙調者如〈沁園春〉、三疊者如〈蘭陵王〉、四疊者如〈鶯啼序〉（本選本未選）。就用韻方法而言，主要分一首一韻到底、平仄通押與平仄換押，一韻到底者如〈夢江南〉（平韻）、〈踏莎行〉（仄韻），平仄通押者如〈西江月〉、〈渡江雲〉，平仄換押者如〈清平樂〉、〈更漏子〉。而這些詞調，都各有其特殊的聲情、平仄與韻協，如〈相見歡〉：

十一十一一。——。——。——十一——、——。——。——。

年年負卻花期 韻 過春時 叶 只合安排愁緒 豆 送春歸 叶 梅花雪 換仄

十一——。——。——。——十一——、——。

梨花月 叶仄 總相思 叶平 自是春來不覺 豆 去偏知 叶平

上舉乃張惠言所作，為平仄換押的調子。凡平聲者作「一」、仄聲者作「丨」、可平可仄者作「十」。這個詞調的聲情本屬悽惋，只宜用來填製悲愁之作，這可從李後主一寫春恨、一寫秋愁的兩首〈相見歡〉中探知消息；而上舉張惠言之作與此聲情正相合。到了南宋，辛棄疾卻一用以記歌舞、一以戲贈籍中人，於是這種聲情顯然就有了轉變，而毛奇齡的一首〈相見歡〉

（花前顧影粼粼）詞，用以抒發喜悅之情，便是如此。因此讀詞，是必須注意到其體製的。

此外，對詞牌有異稱的，也要注意，如〈夢江南〉又稱〈憶江南〉、〈山花子〉又稱〈攤破浣溪沙〉、〈蝶戀花〉又稱〈鵲踏枝〉、〈念奴嬌〉又稱〈百字令〉或〈酹江月〉、〈好事近〉又稱〈釣船笛〉、〈眉嫵〉又稱〈百宜嬌〉、〈摸魚兒〉又稱〈摸魚子〉、〈賀新郎〉又稱〈賀新涼〉。由於這些異稱都出現在本詞選裡，所以要特別留意，以免產生混淆。

二、在題材上

就本書所選的五百多首作品而言，在題材上，可說無所不包。諸如弔古感遇、懷舊悼亡、記遊敘事、詠物題辭、唱和酬贈等，都不乏其篇。弔古感遇者，如吳偉業有題作「蒜山懷古」之〈滿江紅〉（沽酒南徐），陳維崧有題作「汴京訪李師師故巷」之〈師師令〉（宣和天子）、題作「秋日經信陵君祠」之〈滿江紅〉（席帽聊蕭），朱彝尊有題作「吳大帝廟」之〈滿江紅〉（玉座苔衣）、題作「燕臺懷古，和申隨叔翰林」之〈金明池〉（西苑妝樓）等，這些作品都借古喻今，飽含了作者家國之思與身世之感，十分動人。

懷舊悼亡者，如吳偉業有題作「旅思」之〈生查子〉（一尺過江山）、題作「逢舊」之

〈臨江仙〉（落拓江湖常載酒），宋琬題作「旅夜懷人」之〈蝶戀花〉（月去疏簾纔幾尺），王夫之有題作「憶舊」之〈青玉案〉（桃花春水湘江渡），彭孫遜有題作「遣信」之〈臨江仙〉（青瑣餘煙猶在握），李良年有題作「懷友人，在白下」之〈柳梢青〉（春事閒探），納蘭性德有題作「丁巳重陽前三日，夢亡婦澹妝素服，執手哽咽，語多不復能記，但臨別有別：『銜恨願爲天上月，年年猶得向郎圓。』婦素未工詩，不知何以得此也？覺後感賦」之〈沁園春〉（瞬息浮生）等，無不情真意實，充滿著感染力。

記遊敘事者，如王夫之題作「嶽峰遠碧（〈瀟湘十景詞〉之六）自衡陽北三十里，至湘潭南六十里，嶽峰淺碧，宛轉入望」之〈蝶戀花〉（見說隨帆瞻九面），陳維崧題作「夜宿臨洛驛」之〈點絳脣〉（晴髻離離），朱彝尊題作「度居庸關」之〈百字令〉（崇墉積翠）、題作「度雁門關」之〈消息〉（千里重關）、題作「吳江葉元禮，少日過流虹橋，有女子在樓上，見而慕之，竟至病死。氣方絕，適元李復過其門，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葉，葉入哭，女目始瞑。友人爲作傳，余記以詞」之〈高陽臺〉（橋影流虹），張景祈題作「臺灣自設行省，撫藩駐臺北郡城，華夷輻湊，規制日廓，洵海外雄都也。賦詞紀盛」之〈齊天樂〉（客來新述瀛洲勝）等，無論寫景或記事，皆有可觀。

詠物題辭者，如陳子龍有題作「楊花」之〈浣溪沙〉（百尺章臺撩亂飛）、題作「題畫」之〈醉桃源〉（朱闌清影下簾時），李雯有題作「落葉」之〈鵲踏枝〉（慘碧愁黃無氣力），屈大均有題作「燕」之〈玉樓春〉（雕梁畫棟原無數），曹溶有題作「題壁」之〈薄倖〉（綠楊絲綰），納蘭性德有題作「爲亡婦題照」之〈南鄉子〉（淚咽卻無聲），也都各有其特色。唱和酬贈者，如毛奇齡有題作「淮西客舍接得陳敬止書，有寄」之〈南柯子〉（驛館吹蘆葉），陳維崧有題作「贈蘇崑生」之〈賀新郎〉（吳苑春如繡），曹貞吉有題作「再贈柳敬亭」之〈滿庭芳〉（咄汝青衫叟），許宗衡有題作「寒月，和青耜」之〈西窗燭〉（薊門煙樹）等，這類的篇什相當地多，一樣有它們吸引人的地方。

由此可見本詞選在寫作題材上，可說應有盡有，已達於無所不包的地步。

三、在意象上

所謂的「意象」，乃合「意」與「象」來說。我國對這種文學中的「意象」，很早就注意到，以爲它是「馭文之首術、謀篇之大端」（見《文心雕龍·神思》）。而它是有廣義與狹義之別的：廣義者指全篇，屬於整體，可以析分爲「意」與「象」；狹義者指個別，屬於局部，往

往合「意」與「象」爲一來稱呼。而整體是局部的總括、局部是整體的條分，所以兩者關係密切。不過，狹義之「意象」，亦即個別之「意象」，雖往往合「意」與「象」爲一來稱呼，卻大都用其偏義，譬如草木或桃花的意象，用的是偏於「意象」之「意」，因爲草木或桃花都偏於「象」；如「桃花」的意象之一爲愛情，而愛情是「意」；而團圓或流浪的意象，則用的是偏於「意象」之「象」，因爲團圓或流浪，都偏於「意」；如「流浪」的意象之一爲浮雲，而浮雲是「象」。因此前者往往是一「象」多「意」，後者則爲一「意」多「象」。而它們無論是偏於「意」或偏於「象」，通常都通稱爲「意象」。

由於辭章離不開意象，因此欲深入一篇作品，就必須掌握意象。如陳子龍題作「春恨」的〈山花子〉：

楊柳迷離曉霧中，杏花零落五更鐘。寂寂景陽宮外月，照殘紅。
蝶化綵衣金縷盡，蟲銜盡粉玉樓空。惟有無情雙燕子，舞東風。

這首詞，單就其意象而言，由楊柳、曉霧、杏花、殘紅、蝶、蟲、雙燕、東風等春天的天然景物，加上五更鐘、景陽宮、月、玉樓等人事景物，串成意象群，在「迷離」、「零落」、

「寂寂」、「殘」、「盡」、「空」、「無情」等詞彙之薰染下，形成哀戚的氛圍，而成功地從篇外以「恨」（詞題）之情加以統合。所謂「一切景語皆情語」（王國維《人間詞話刪稿》），每一意象都以「恨」為軸心，而盡其一份力量。

又如納蘭性德題作「寒柳」的〈臨江仙〉：

飛絮飛花何處是？層冰積雪催殘。疏疏一樹五更寒。愛他明月好，憔悴也相關。
最是繁絲搖落後，轉教人憶春山。滿裙夢斷續應難。西風多少恨？吹不散眉彎。

這闕詞表面在詠「寒柳」，而實際上卻藉以寫相思。因為「柳」有「折柳贈別」的文化積澱，所以它最常見的意象，就是別恨，就是相思。此詞便是如此，它以「寒柳」為主意象（物），藉「飛絮殘」、「疏樹寒」、「繁絲搖落」等加深它的感染力；而以「飛花」、「層冰積雪」、「明月」、「春山」、「西風」為副意象（物），藉以起烘托的作用。這樣為畫面打了一個「底」，就能很有力地聚焦於主人翁之「夢斷」、「鎖眉」等核心意象（人事）上，傳達出無限相思來。由此可看出作者經營意象之匠心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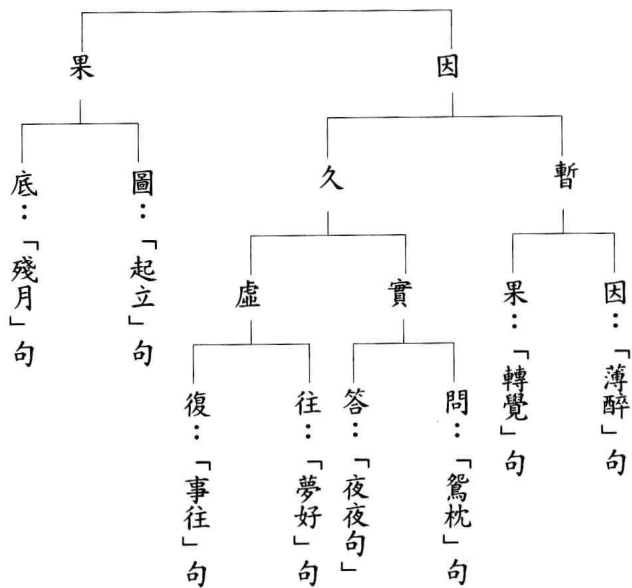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在佈局上

佈局主要關涉到章法，而所謂「章法」，探討的是篇章內容的邏輯結構，也就是聯句成節（句群）、聯節成段、聯段成篇的關於內容材料之一種組織。對它的注意，雖然極早，但集樹而成林，確定它的範圍、內容及原則，形成體系，而成爲一個學門，則是晚近之事。到了現在，可以掌握得相當清楚的章法，約四十來種。這些章法是：今昔、久暫、遠近、內外、左右、高低、大小、視角轉換、知覺轉換、時空交錯、狀態變化、本末、淺深（輕重）、因果、衆寡、並列、情景、論敘、泛具、虛實（時間、空間、假設與事實、虛構與真實）、凡目、詳略、賓主、正反、立破、抑揚、問答、平側（平提側注、平提側收）、縱收、張弛、插補、偏全、點染、天（自然）人（人事）、圖底、敲擊等。它們用在「篇」或「章」（節、段），都可以擔負組織材料情意之作用。而這些章法，全出自於人類共通的理則，由邏輯（層次邏輯）思維形成，都具有形成秩序、變化、聯貫，以更進一層達於統一的功能。而這所謂的「秩序」、「變化」、「聯貫」、「統一」，便是章法的四大律。其中「秩序」、「變化」與「聯貫」三者，主要是就材料之運用來說的，重在分析；而「統一」，則主要是就情意之表出

來說的，重在通貫。這樣兼顧局部的分析（材料）與整體的通貫（情意），來牢籠各種章法，是十分周全的。如彭孫謫題作「旅夜」的〈生查子〉：

薄醉不成鄉，轉覺春寒重。鴛枕有誰同？夜夜和愁共。夢好卻如真，事往翻如夢。
起立悄無言，殘月生西弄。

此詞旨在寫鄉愁。從其整體的佈局上看，它是採「先因後果」的結構寫成的。以「因」的部分而言，自篇首至「翻如夢」止，用「先暫後久」的順序，寫今夜（暫）與別來夜夜（久）思鄉之情景：其中「薄醉」兩句形成一因一果的關係，為「暫」；「鴛枕」四句形成一實一虛的關係，為「久」。以「果」的部分而言，為結二句，則形成一圖一底的關係，以表出自己旅夜無眠、對月思鄉之具體形象。就這樣，在秩序中有變化，變化中有秩序，將前後緊相聯貫，以主旨「愁」加以統一，使作品無處不瀰漫著深濃愁緒。附結構分析表作參考（見下頁）：



由此由章法切入，以凸顯作品之篇章結構，是可以比較準確地看出作者的佈局手法的，雖然它會因切入角度之不同，而得出不一樣的結果，卻可由此顯現出其不同面向，能較容易地掌握其全貌。

五、在風格上

作爲一般術語，風格是指「作風、風貌、格調，是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」（黎運漢《漢語風格學》），而這種表現是多方面的，有建築風格、雕塑風格、音樂風格、服裝設計風格、藝術風格，文學風格等。即以其中的文學風格而言，又有文體、作家、流派、時代、地域、民族和作品等風格之異。如再就其中之一篇作品來說，則又有內容與形式（藝術）風格的不同，而形式（藝術），更有意象、詞彙、文法、修辭和章法等風格之別。這種文學風格，在我國，自曹丕《典論論文》與劉勰《文心雕龍》開始，對風格概念，就探討、發展得很好，這可由傳統有關的許多論著中得知，而所探討的，大體而言，不外是作家風格、作品風格或文章風格。而對其中之作品風格，大都僅就整體來作綜合探討，卻較少分爲內容與形式加以析論，也十分自然地，從意象、詞彙、文法、修辭和章法等角度來推求其風格的，便更少見，甚至完全看不到。

幸好，人形成、鑑賞這種風格之能力，與其他的語文能力一樣，是「先驗」的，所以除了提高學養來開發它們，轉化不自覺爲自覺，以提升其層面外，人人或多或少地都能不自覺之下，據此以創作（寫）、欣賞（讀）作品。因此創造或鑑賞一篇作品之風格，最起碼是可憑藉

這種先驗能力的。而在此之外，如果又能多參考一些文論家、評點家的說法，來加以印證，則收效會更大。這也是本書安排有「評」（分評）、「集評」（總評）等欄的原因。其中屬「評」（分評）者，如王鵬運〈沁園春〉（詞汝來前）闕有「評」云：「葉恭綽曰：『奇情壯采。』（《廣篋中詞》二）」、文廷式〈翠樓吟〉（石馬沉煙）闕有「評」云：「葉恭綽曰：『氣象穎異，疆村所謂「兀傲固難雙也。』（《廣篋中詞》一）」、況周頤〈西子妝〉（蛾蕊顰深）闕有「評」云：「葉恭綽曰：『怨斷淒涼，意在言外。』（《廣篋中詞》二）」、趙熙〈甘州〉（任西風、吹老舊朝人）闕有「評」云：「葉恭綽曰：『蒼秀入骨。』（《廣篋中詞》三）」，這些評語雖簡單，卻能一語中的。而屬「集評」（總評）者，如彭孫適有「集評」云：

陳廷焯曰：「彭羨門詞，意境較厚，但不甚沉著，仍是力量不足。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）

又如對孔尚任有「集評」云：

陳廷焯曰：「西河經術湛深，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。詞亦在五代、宋初之間；但造境未深，運思多巧；境不深尚可，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。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）

再如對陳維崧有「集評」云：

蔣景祁曰：「讀先生之詞者，以爲蘇、辛可，以爲周、秦可，以爲溫、韋可，以爲左、國、史、漢、唐、宋諸家之文亦可。蓋既具什伯眾人之才，而又篤志好古，取裁非一體，造就非一詣，豪情豔趣，觸緒紛起，而要皆含咀醞釀天後出，以故履其闕，賞心洞目，接應不暇；探其奧，乃不覺晦明風雨之真移我情；噫其至矣！」

（《陳檢討詞鈔·序》）

另如對朱彝尊有「集評」云：

陳廷焯曰：「竹垞詞疏中有密，獨出冠時，微少沉厚之意。《江湖載酒集》灑落有

致，《茶煙閣體物集》組織甚工，《蕃錦集》運用成語，別具匠心，然皆無甚大過人處。惟《靜志居琴趣》一卷，盡掃陳言，獨出機杼，豔詞有此，匪獨晏、歐所不能，即李後主、牛松卿亦未嘗夢見，真古今絕構也，惜託體未為大雅。《靜志居琴趣》一卷，生香真色，得未曾有！前後次序，略可意會，不必穿鑿求之。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三）

諸如此類，都對詞人或詞作風格特色的了解，有相當大的引導作用。讀者細家體味，一定會有收穫。

以上舉幾個切入的角度為基礎，再旁及詞彙、語法、修辭……等作進一步之探討，然後推擴到作者的境遇、時代的背景與詞學的發展史上，予以考察，必能深入作品、作家、時代，以增進對它們、他們的了解，從而「好之」而「樂之」。

【重要參考書目】

詞律

萬樹

廣文書局

白香詞譜

舒夢蘭輯

世界書局

——附詞林正韻

謝朝徵箋